

17
07.91

虹

盾 茅

店書明開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兩隻向下拖的角，便構成了一幅陰慘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雙纏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內，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兩個球。這和她的女件的狹長的天足比較起來，更顯出一種伶仃孤苦的神氣。

兩個都沒有話。山川的壯麗早已淨洗了她們的心胸；空蕩蕩地毫無思慮，她們沈醉在這大自然中。

船上的汽管又轟然叫了。前面遠遠地一座峭壁攔江拔立，高聳空中；左右是張開兩翼似的連峯，夾江對峙着，成爲兩道很高的隄岸。似乎前面沒有路了！太陽光像一抹黃金，很吝嗇地只給了那些高峯的尖端，此下就是一例的暗綠色。船還是堅定地向前進，汽管聲卻更聾。江的峭壁冉冉地迎面而來，更加高，更加大，並且隱約可以看見叢生在半腰的樹木。

「這纔是坐山十二峯的第一峯呢！」

中年婦人看着她的同伴說，同時，很自負地頻頻點頭，使得後腦骨上那一團頗大的

然而不像是結實的髮髻幾乎搖搖欲墮。

年青的女子回答了一個微笑，便轉過臉去，躲避那個大髮髻裏飄出來的惡臭。她慢慢地移動脚步，更注意地向前瞧。撲面而來的危崖現在是更加近了，已經看不見牠的頂，一叢翠綠的白樹斜地互布在半山，像一根腰帶，再下去便是直插入水中的深赭色的石壁，有些蒼苔類的籐蔓斑駁地黏附着。這一切，這山崖的屏風，正在慢慢地放大，慢慢地移近來，然後，忽而攔了幾攔，很伶俐地旋轉過來，似乎要誇示牠的另一面的勝景。

蒲——轟！汽管愉快地叫了一聲，船轉灣了。冲天的峭壁閃開在右邊，前面又是無盡的江水在山崖的夾峙中滾滾地流。

「川江的水路就是這樣的喇！遠看去是沒有路了，可是到了那裏，纔知道還有路。這樣的曲折，不知道有多少！梅小姐，你是第一次看見，一定覺得很有趣罷？」

中年婦人大聲地從後面喊過來。但是東風太勁，這一席經驗之談很可惜的被吹散了。梅女士惘然望着那東流的江水，什麼也沒有聽到。

這坐臥的奇景，確也感動了她。想到自己的過去，何嘗不是詭譎多變，也曾幾番經路逢生；光明和黑暗交織成的生命之絲，她已經勇敢地抽過了一半了。以後怎樣呢？這謎的「將來」呀！她沒有空想，也沒有悲觀；她只是靜靜地等着，像一個老拳師擺好了步位等待敵手那樣的等着。這是顛沛的生活燙在她小小年紀上的深刻的烙印！

也許有不少人艷羨她的生活。但梅女士卻自諡爲不勝遺恨的「顛沛」二字。在過去四年中，她驟然成爲惹人注意的「名的暴發戶」，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兒，她是虹一樣的人格，然而她始願何嘗及此，又何嘗樂於如此，她只是因時制變地用戰士的精神往前衝！她的特性是「往前衝」！她惟一的野心是征服環境，征服命運！幾年來她惟一的目的是剋制自己的濃郁的女性和更濃郁的母性！

明媚的春日，淒涼的雨夜，她時或感覺得數千年來女性的遺傳在她心靈深處蠢動；那時她擁髮含睇，沈入了幽怨纏綿的巨浸，那時她起了薄命之感，也便是那時她遺恨萬千地稱自己的生活爲顛沛；然而顛沛的經歷既已把她的生活凝成了新的型，而狂飈的

「五四」也早已吹轉了她的思想的指針，再不能容許她回顧，她只能堅毅地壓住了消滅了傳統的根性，力求適應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是不停止的，她不徘徊，她沒有矛盾。

現在這艱辛地掙扎着穿出巫峽的長江，就好像是她的過去生活的象徵，而她的將來生活也該像夔門以下的長江那樣的浩蕩奔放罷！

梅女士不禁自己微笑了。她回過頭去，看見她的同伴正眯細了一對眼睛瞅着她，這纔記起剛纔似乎聽得這位老氣橫秋の太太說了幾句什麼話。她不大喜歡這個喪神臉的同伴，但亦不肯隨便得罪她；並且只要在不嗅到奇惡的頭髮臭的條件下，她亦未始不願意靜聆她的依老賣老的絮聒。

「文太太，風很大呢，你不怕麼？」

梅女士輕盈地走進來，特意站在上風的地位，很親熱地說。

「我這付老骨頭，那一樣艱難困苦沒有嘗過？還怕風麼！今年春天鬧參政權的時候，風比這還大，雨又下得猛，我不怕！我沒有張傘，帶了姊妹們到省長公署裏請願！」

文太太很興奮地說，連連顛着她的大髮髻的圓頭。

梅女士抿着嘴笑，然而也裝出十分欽佩的神氣。

「那時候，梅小姐，爲什麼你不來參加呢？你是省長的私人祕書，你是紅人，你已經做了官。但是，梅小姐，做官不是參政喇！參政是——」

說到最後一句，這位太太暫時頓了一下，向梅女士身邊挪近些，準備着更長的演說。梅女士也退後半步，謹慎地保持着上風的地位，卻敏捷地截斷了文太太的話語：

「做省長的家庭教師是有的。什麼祕書，都是人家嘲笑我。更有些胡言亂說，只好一笑置之了。文太太，你是年青時就死了丈夫的，你總也知道那些輕薄的舌頭專會侮蔑女性，亂造謠言。」

文太太的一對向下拖的嘴角動了一動，沒有回答。提起她的青年時代，她總覺得很掃興似的；雖則「恐懼流言」的日子早已過去，她現在是毫無顧忌地幹參政運動，然而開省議會的時候聽得衛兵們在背後偷偷地罵着「母老虎發邪」那一類的話，不知怎地那

股銳氣就挫折了幾分。她下意識地感得過去的黑影玷污了她的光明的前程。她以爲女子而要在社會上作事，惟一的必要條件是清白無可疵議。在女子只可從一而終這個意見上，她和許多反對參政權的人們實在是同志。

「省長是提倡新思想的。對於兩性問題，他有特別的見解。大概文太太也聽得人家說過？」

看見同伴的不自在，梅女士笑了一笑，轉換談話的方向。但兩性問題這名詞，在這位廣長舌的參政權的熱心家耳朵中，大概還是很生疏，所以她不很了然的望着梅女士，沒有回答。梅女士的美目很機警地一瞥，便接着說：

「這特別見解是：妻者，終身伴侶也；伴侶者，朋友也；朋友愈多愈好！」

突然船上的汽管又叫了起來；先是短促的接連的兩聲，隨後是力疾聲嘶的一下長鳴。船頭上的警鐘也發狂似的響了。這是因爲有一些土匪在兩旁山凹裏對着輪船放鎗了。這是照例有的事。旅客的雜亂的腳步聲立刻漲滿了全船。梅女士拉了文太太趕快跑

這大餐間前的甬道時，早聽得若斷若續的卜卜的聲音從左邊送來。頭等艙裏高臥的旅客不知在什麼時候都已經起來，此時爭先地往那條通到下面艙的小梯子上擠。一個船員做手勢招呼梅女士他們倆也往下邊去。梅女士本能地剛移動一條腿，猛然一陣髮臭撲進她的鼻子，她立即站住了。

「我不下去。下水的船好快，土匪的鎗彈還夠不到呢！」

梅女士微笑着說。她不再等待文太太的回答，就翩然走進了大餐間，到自己房裏，躺在榻上，拏起一本書來看。她的房間卻好在右邊。日影在窗邊一閃一閃地跳着。梅女士起來想把窗帘拉好，看見一隻上水的木船拽滿了風篷，挨着山崖邊走，轉瞬間便已過去。她側耳靜聽。沒有卜卜的聲音了。她回到榻上躺着，打了個呵欠。夜來多夢，睡不安穩，今晨又是起身太早，她很感得困倦了。她將兩手交叉着枕在頭下，閉了眼睛。

房門上的轉手輕輕一響。梅女士懶懶地睜開眼來，看見文太太已經站在榻前了。大概是人叢中受了擠，這位太大的大髮髻差不多快要散開了，很慵懶地垂在後頸上。她

的額角還黏着幾滴汗粒。

「棒老二竟連外國船都要開鎗嚇！可是，梅小姐，你也忒膽大，鎗彈是沒有眼珠的，犧牲了太不上算！」

文太太重甸甸地向榻上坐了下來，氣咻咻地說：

梅女士嫣然一笑，翻身坐起來就走到窗邊，斜靠在梳洗臺前。她很想勸文太太先去把髮髻梳得結實些，但到底換一個題目開始她的談話：

「可惜的是把我們的話打斷了。文太太，你看省長的話對麼？」

「大人物的見解到底不同。」

這語意可說是敷衍應酬，但文太太的態度卻非常認真。梅女士輕輕地笑了一聲，她翹起左脚來，用那隻高跟白番布鞋的尖頭輕輕踢着窗帘下端的流蘇，同時更委婉地淡淡地似乎對自己說：

「可是他只說『妻者，終身伴侶也』，並沒說『夫』妻者終身伴侶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水滔滔不休，總是那樣迷一般的然而是一次一次複演的行程，而且還有總是那樣的像是勝利又像是哀鳴的汽管的叫聲！

她軟癱在椅子上，讓朦朧的睡意去消化。單調的時間。沒有舊事來騷擾她的平靜，也沒有新的憧憬來激起她的興奮。

茶房來請她喫午飯了她問明是「下午」

「方纔可以到宜昌，就覺得這條隆

茂快輪實在不過是慢輪罷了。她盼望立刻出夔門。是離去四川境界的時間愈逼近，她愈加感到不耐煩，她覺得凡屬於四川的都是狹小而曲折，正像當前的江流一般。

午飯後，趁着文太太的話匣子還沒開放，梅女士就躲到自己房裏去睡覺了。她早就看出這位鼎鼎大名的女子參政運動的「健將」沒有多大意思，現在則覺得可憎了。憎她的風度太庸俗，憎她的眼光只有寸半長，憎她的貌似清高而實鄙俗，憎她的渾沌到極點的女權思想。

半意識地把自己和同伴比較着，梅女士忽然想起將來到了上海以後的問題，她在

心裏問自己：「我們同是代表，但到底共同代表些什麼呢？怎樣能夠完成我們的共同的使命？」她不禁笑了。她承認自己不過是借了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名義避那位短小將軍的糾纏，她知道再不脫身，難免要被逼成「阿房宮」中人；至於同伴的文太太有無個人的目的，她自然更不願意推論。

睡意是跑逃了。從文太太身上，梅女士又聯想到別的相識者。從中學時代直到兩年前在川南當教員時的一位好友徐女士驕地跳出來成為梅女士憶念的中心。「她在南京」梅女士很興奮地想。於是許多不連貫的回憶和感念都彙集着來了，終於將她拉離了臥榻。

轆轤的聲音也從甲板上來了，窗外的

私窗洞裏探進半個

頭來很高興地喊道：

「你不是要看鑾門麼？快就到了呀！」

梅女士回答了個微笑。外邊的人的活氣使她覺得熱了；她換穿上一件紗衫，又擊手